



# 探访武威莲花山

□ 张国才



莲花山 资料图

初冬的河西走廊，风已带了几分清冽，却未将天地间的色彩全然收去。武威城外，戈壁滩的枯黄与远处祁连山巅的初雪相映，勾勒出苍茫辽阔的轮廓。正是在这样一幅疏朗的冬日画卷中，我们驱车向西南而行，行约十五公里后，眼前的景致骤然一转，祁连山北麓的雄浑山势间，一抹灵秀悄然浮现，层峦如莲瓣舒展，怪石似莲蕊点缀，那便是武威莲花山。

两千九百多米的海拔，让这座山在戈壁绿洲间卓然挺立，即便入冬，山间仍有松柏缀着深绿，与赭黄色的岩壁交错，添了几分生机。寒风掠过山脊，卷起细碎的枯草，却吹不散沟壑间沉淀的岁月肌理；阳光透过薄云洒下，为嶙峋的山石镀上暖光，仿佛能看见丝路驼铃曾在此处留下的光影。这般集山水之灵秀与人文之厚重于一身的景致，在河西走廊的群峰中，堪称独一份的“千古名胜”。

怀着对丝路文脉的探寻之心，我们踩着山间微凉的石阶拾级而上。初冬的山路少了盛夏的葱郁，却更显清静，每走一步，都好似与千年时光轻轻叩击。行至山腰处，几块裸露的古植物化石静卧卧在岩壁间，褐色的石面上，蕨类植物的脉络清晰可辨，仿佛将亿万年的时光凝缩于此。谁能想到，如今的莲花山，曾是一片生机盎然的原始林海？那时的这里，古木参天，蕨类丛生，流水潺潺，而这些化石，便是远古绿意留在世间的清晰见证。

从先民留下的“文化密码”往上探寻，莲花山的人文印记随山势攀升愈发厚重，魏晋至隋唐年间的宗教与建筑遗存，便在更高处的山脊间静静等候。据史料记载，莲花山因“山形若莲，地脉通灵”，成了儒、释、道三教交融的圣地。那时的山间，寺观林立，“梵宇琳宫依山而建，钟声磬音彻谷传响”，香客的脚步声、僧人的诵经声与文人的吟哦声交织，热闹了数百年。如今，千年风雨已将多数建筑湮没，却留下了散落山间的遗址供人凭吊：用青石或石头衬砌的墙基匍匐于地，虽只剩半截残垣，仍能看出当年的格局；残存的柱础石上，榫卯的痕迹依稀可辨，仿佛还能想见木柱挺立时的巍峨；偶有青灰色的砖瓦碎片从荒草间露出，釉色虽褪，却藏着当年殿宇的规整与庄严。这些遗址与文物如散落的珍珠，被时光串联成线，轻轻触碰，便能听见过往的回响。

继续向上攀登，山巅的金顶塔逐渐清晰。这座雄踞于金字形峰顶的砖塔，自古便是凉州城的地理与文化坐标。初冬的风掠过塔身，八角七级的轮廓在蓝天映衬下更显挺拔，21米高的塔身由青砖砌就，仿印度楼阁式的形制中，藏着丝路文化交融的印记。每层塔角的翘檐上，风铃轻轻摇曳，塔顶的陶刹直指苍穹，保持着傲然的姿态。

听朋友聊起这金顶塔，才知道历代好多

文人登上山巅后便频发诗兴。唐代边塞诗人高适曾随肃宗御登塔，写下“化塔屹中起，孤高宜上跻”的诗句，字里行间满是登塔远眺的壮阔，彼时站在塔顶，河西走廊的戈壁绿洲、祁连山的皑皑雪峰尽收眼底，方能生出“极目山河壮”的豪情；明代官员戴弁任凉州卫指挥时，也曾在此留下“一峰突兀白云中，低压南山地势雄”的咏叹，既称赞了塔的雄姿，也为后人考证塔的始建年代留下了珍贵线索。其中，最令人称道的便是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——1941年，他途经武威时，曾两次登临莲花山，被山间的景致与文化遗迹深深吸引，挥毫创作了《莲花山图》。这幅画作不仅记录了当时莲花山的建筑风貌，更将这幅画化作自己的“视觉游记”，为莲花山的文化档案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而一首古诗作，让金顶塔不再仅是一座建筑，更成了承载文人情怀与丝路记忆的文化符号。

从金顶塔沿山脊下行，行至一处悬崖断涧处，一座石拱桥横跨其间，便是莲花山的“天桥”。这座桥长20米，高7.5米，全部由规整的青石块砌筑而成，未用任何黏合剂，却能历经数百年风雨而不倒，初冬的冰霜覆在石缝间，更显其坚固。天桥东侧的洞顶，一块匾额镶嵌其中，“达度”二字笔力遒劲，似在无声诉说着过往行旅路桥时的人生领悟。

关于天桥的修建，还有一段充满传奇色

彩的传说：当年造桥时，悬崖险峻，石料难以运至崖上，工匠们束手无策。一夜之间，鲁班爷显灵，以彩虹为木，架起一座临时木桥，助工匠们完成了工程。桥成之后，木桥悄然消失，后人为感念这份相助，在桥旁建了“鲁班阁”，四时供奉。虽是传说，却为这座冰冷的石桥添了几分人文温度。

下山途中，晚风渐起，拂过耳畔时还带着山间松针的清润。朋友忽然驻足，伸手指向莲花山脚下那片望不到边际的旱滩坡地带，夕阳正为其镀上一层暖橙光晕，看似平无奇的带状坡地，在明暗里却透着一股莫名的厚重。他的目光缓缓扫过绵延约三十公里的土地，眼底满是对这片沉默大地的敬畏，轻声道：“你看这旱滩，藏着比山上更久的故事。”

若说莲花山的山体是一部“立体的史书”，那么山脚下的旱滩坡地带，便是这部史书被深埋的“地下篇章”。踩在松软的坡地上，脚下的每一步都可能临近一段尘封的过往：从新石器时代的粗糙陶片，到魏晋时期的青铜饰件，那些曾伴随古人生活的器物，此刻正静静躺在土层之下，像一群沉睡的时光使者。

卧在坡上的“兽文石”岩画更令人驻足。粗犷的线条在赭色岩石上勾勒出鹿群奔跑、猎手引弓的模样，有的图案边缘还残留着淡

淡的朱红，这些刻在石头上的“密码”，清晰地诉说着先民在此繁衍生息的故事，让莲花山成为河西走廊最早的“文化驿站”。

朋友曾听当地考古学者讲起，旱滩坡的每一次“苏醒”，都藏着震撼人心的惊喜。1972年，一场寻常的水利工程施工中，意外发现一座东汉古墓，墓中静静躺着92枚医药简，竹片上的墨字虽已斑驳，却清晰记载着古代医方，堪称打开汉代医学的“密码本”。1985年，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对旱滩坡展开系统性发掘，30余座前凉时期墓葬的出土，更是让这片土地的历史价值再度升温。其中一座墓葬宛如“时光宝库”：彩绘木俑、面制花卷、木牒、莲枝灯、斗笔、丝织品等，每一件都是世间罕见的珍品。它们从千年泥土中走出，带着岁月的温度，仿佛正用无声的语言，诉说着那些被黄土温柔珍藏的过往。

天色渐暗，夕阳西下的最后一缕余晖，为莲花山的峰峦镀上了一道金边。站在山脚下回望，来时蜿蜒的山路已隐入暮色，唯有几棵松树的轮廓还清晰可见。晚风里忽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铃响，原来是山腰间挂在古亭下的风铃被吹动，那声音细碎而悠长，似在接续旱滩下的千年故事，又似在向过往行人发出邀请，邀更多人停下脚步，俯身倾听这片土地的文脉，触摸那些藏在山脊与旱滩间的初心。

相关链接

## 游览莲花山小贴士

1. 最佳观景时段：每日9:00—16:00

为最佳游览时段。此时段阳光充足，既能避开清晨山间的浓霜与低温，又能在夕阳西下前，欣赏到“金顶塔映余晖”“祁连初雪衬莲峰”的经典景致，光线柔和也更适合拍摄文物遗址与山体风貌。

2. 保暖装备建议：初冬莲花山日均

气温约-5℃至8℃，且山间风力较大，需做好多层保暖。建议外层选防风冲锋衣，鞋子优先选防滑登山靴，防止石阶结霜导致打滑。

3. 路线规划与体力分配：全程游览

约需4—5小时，建议从山脚游客中心出发，先沿平缓步道参观“兽文石”岩画与古植物化石，保存体力；午后再攀登至山巅金顶塔，最后经天桥下山。途中可在遗址休息区短暂停留，避免因低温导致体力过快消耗。

4. 文物观赏注意事项：旱滩坡群

遗址区域设有防护栏，请勿跨越触摸文物；拍摄“武威汉代医药简”相关展陈时，禁止使用闪光灯，避免强光对文物造成损害；参观寺观遗址时，尊重历史文化，不随意翻动砖瓦碎片。

5. 补给与应急准备：山间仅山脚游

客中心有简易补给点，建议提前携带保温杯、能量零食等；可备少量暖宝宝，贴于腰腹或鞋内抵御严寒；随身携带手机充电宝，低温环境下手机电量消耗较快，确保紧急联系畅通。

## 天梯山石窟 千年的时光印记

□ 张婷

提及石窟，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壁画、大同云冈石窟的露天大佛、洛阳龙门石窟的帝王造像、天水麦积山石窟的泥塑神韵，早已成为镌刻在公众心中的文化符号。这些享誉世界的石窟艺术瑰宝，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与文明对话，吸引着无数目光。

然而，在河西走廊东段的武威境内，还有一座被誉为“石窟鼻祖”的天梯山石窟，却长久以来隐于大众视野之外。它为何能获“石窟鼻祖”殊荣？带着这份探寻之心，我们决定启程前往，探寻其中缘由。

11月的河西走廊，风已有了凛冽的寒意，却将天空洗得愈发澄澈。车行至武威城南50公里处，祁连山的余脉在此舒展，一道丹霞色的山崖如刀削般矗立，崖壁间错落分布的洞窟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，这便是天梯山石窟。沿山间步道拾级而上，脚下的石阶覆着薄薄一层枯草，踩上去簌簌作响，像是在为这场初冬的探访奏响序曲。

进入天梯山景区，“天梯”之名便有了直观注解。陡峭崖壁间，一条栈道蜿蜒缠绕，串联起上下错落的洞窟，远远望去，宛如一架通向云端的天然阶梯。初冬的斜阳斜洒在崖壁上，将赭红色岩石晕染得愈发厚重；洞窟外的灌木早已褪去绿意，深褐与金黄交织的枝干，与斑驳的崖壁相映成趣，勾勒出冬日独有的苍茫意境。山脚下，黄羊河水库水波潋滟如镜，清晰倒映着远处覆雪的祁连山主峰，而壁画塑像艺术馆便静立景区之中，被这汪碧水环抱，远望恰似一方悬于水畔的“室外洞天”，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味巧妙融合。

行至艺术馆，刚步入馆内，七尊天梯山石窟

遗址区的唐代塑像复制件映入眼帘，涵盖佛像与菩萨像两类。这些复制品高度还原了唐代造像的艺术精髓：人物体态饱满丰腴，姿势庄严端雅，服饰样式繁复精巧，衣褶线条流畅自然，每一处细节都严格遵循唐代塑像的风格特点，让人得以直观感受盛唐时期的造像神韵。天梯山石窟除了原地留存的大佛外，其余珍贵遗物均收藏于敦煌博物馆。

从艺术馆出来，我们沿着黄羊河水库岸边缓缓前行。清风携着潮水的湿润气息拂面而来，远处祁连山的雪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近处水库的波光与岸边的草木相映，步步皆是景致。走到山崖下，便抵达了天梯山石窟最核心的13号洞窟。

大佛窟位于天梯山陡峭的崖壁上，整体依山开凿，规模宏大，是我国早期石窟中罕见的巨型洞窟之一。只见洞窟中央，一尊依山凿刻的释迦牟尼坐像巍然矗立，占据了洞窟的核心视野。佛像身披袈裟，衣纹线条流畅舒展，虽历经千年风雨侵蚀，残留的青、绿、金三色依旧鲜活；面容慈悲安详，左手轻抚膝头，右手微微抬起，仿佛正将智慧与善意缓缓洒向世间。午后的阳光透过洞窟顶部的天窗，化作一道柔和光柱，为冰冷的岩石镀上温暖光晕，更显庄严与灵动。

洞窟四壁还布满了壁画，飞天反弹琵琶的灵动舞姿、菩萨手持莲花的温婉神态、弟子聆听佛法的虔诚模样，每一笔都细腻生动。岁月虽在壁画上留下了龟裂与褪色的痕迹，却为这份艺术遗存添了几分历史沧桑，仿佛每道裂痕里，都藏着工匠凿石绘彩的往事，每抹褪色中，都沉淀着千年的信仰与时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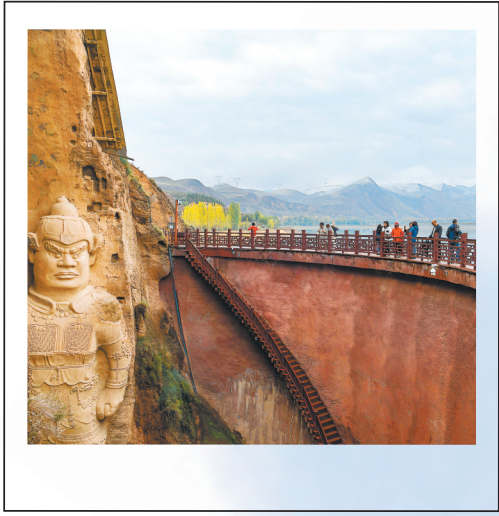
同行的讲解员指着壁画一角，讲述着天梯

山石窟的传奇。这里始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，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十余年，是中国早期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。当年，高僧昙曜曾在此弘法，而后又前往云冈石窟主持开凿，将天梯山的造像与壁画技艺带到了北方，开启了中国石窟艺术从河西走廊向中原传播的序幕。1959年，因修建黄羊河水库，天梯山石窟的部分文物被迁移至甘肃省博物馆，如今留在原地的洞窟与佛像，更显珍贵。

沿着栈道继续向上，来到一处露天的佛龛前。这尊佛像高约3米，面容清秀，双目微阖，佛龛周围的岩石上，留存着许多未完成的凿痕，据说是当年工匠们因战乱而仓促停工留下的印记。风吹过这些凿痕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像是在诉说着那些久远的传奇。驻足于此，不自觉地抬眼远眺：远处的祁连山主峰覆着皑皑白雪，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银光，像给苍茫的山脉戴上了一顶洁白的冠冕；目光收回，脚下的黄羊河水库如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山谷间，水波在微风中轻轻荡漾，将天空的澄澈、崖壁的赭红、岸边草木的金黄都融进水里，粼粼波光随着视线流动，美得令人不舍得眨眼。

山风再次拂过脸颊，带着水库的湿润气息与岩石的微凉，忽然就懂了古人为何选择在此开凿石窟：身后是巍峨祁连山的环抱，眼前是碧波荡漾的水库，这般自然屏障、又富灵秀之气的地方，是传承文明的绝佳之地。

离开时，回望那道赭红色的山崖，心中满是不舍与敬意。这不仅是一座石窟，更是一座矗立在时光长河中的文化丰碑，等待着每一个心怀敬畏的人，前来聆听它的故事，感受它的温度。



天梯山景区组图 丁凯